

彭建文◎著 作家出版社

燃烧的红云

人生的苦难、命运的坎坷、爱情的悲剧令人战栗，生死之爱、永恒之情，生命的呼唤动人心弦。
情是那样深，那样浓，那样真，那样纯，像燃烧的红云……





燃烧的红云

彭建文◎著——作家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燃烧的红云/彭建文著. -北京: 作家出版社,
2011.9

ISBN 978 - 7 - 5063 - 5909 - 2

I. ①燃… II. ①彭…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 I 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07055 号

燃烧的红云

作 者: 彭建文

责任编辑: 李亚梓

装帧设计: 江山社稷

出版发行: 作家出版社

社址: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邮编: 100125

电话传真: 86 - 10 - 65930756 (出版发行部)

86 - 10 - 65004079 (总编室)

86 - 10 - 65015116 (邮购部)

E - mail: zuojia@zuoja.net.cn

http://www.zuojia.net.cn

印刷: 河北省欣航测绘院印刷厂

成品尺寸: 152 × 230

字数: 490 千

印张: 28.75

版次: 2011 年 9 月第 1 版

印次: 2011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63 - 5909 - 2

总定价: 32.00 元

作家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作家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序

读罢彭建文的长篇小说《燃烧的红云》，我的心被搅动了。小说主人翁人生的苦难、命运的坎坷、爱情的悲剧令人战栗，作品中表达的生死之爱、永恒之情，加之生命的呼唤，都拨动人的心弦。

自古寒门出将相，草莽出英雄。同样，基层也出作家、出作品、出人才，彭建文同志及其《燃烧的红云》就是很好的例证。

据了解，彭建文出生和成长在农村，祖祖辈辈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庄稼人。他从十岁开始，星期天的早晨和下午放学后都要到生产队上工，拉大车、拉小车、拉楼播种、下猪圈起粪……连小学带初中，他断断续续加在一起共读了五年书，而且没拿到什么毕业证，就成了地地道道的人民公社社员。他16岁那年到水库当民工，后来又去山西的大山深处背石头、拉石头、修筑窑洞，成为“黑包工”队伍的一员。所有这些，实实在在的最底层的艰苦生活，不能不说是他种植长篇小说《燃烧的红云》的肥沃土地。

《燃烧的红云》是一幅当代社会生活的历史画卷。小说以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到二十一世纪初这一风云变幻的时代为背景，反映了农村古镇男青年刘文扬和北京女知青兰天绯的苦难生活而又有传奇色彩的人生，以及其他许多人物的悲欢离合与爱恨情仇的故事。作者写男主人翁的生活经历及成长历程，写得令人备感真切，动人心弦。这与彭建文的文学功底和个人阅历有关。但写到女主人翁的城市生活及家庭，则由于缺乏切近的人生经历，也不了解大城市及知识分子的家庭生活，文字就显得苍白无力，微露刀刻斧凿之痕。

然而，瑕不掩瑜。小说女主人翁兰天绯是一个动人的形象：她美丽大

方、文静高雅、温柔贤惠、博学多识、聪明机智，识大体、明大义。甚至她举手投足、一笑一颦都充满了无穷魅力。她文静而不失热情，柔美而不失刚毅，细腻而不失宽容，细心而不失果断。她的不幸遭遇，婚姻后的劫难，最终的爱情悲剧，读来让人心痛。不难看出彭建文同志在刻画人物上花费了很大的气力，下了相当的功夫。尤其在塑造兰天绯这个人物上，倾注了全部心血，也显示了创作的实力。

小说中的重要人物，哑巴、老人、狗子，还有刘森，都是刘文扬的朋友。哑巴心灵手巧，诚实敦厚。由于幼年的一场疾病使他看到的一切成了无声的世界。老人敢爱敢恨，他一辈子不杀生，善良得连一条鱼的生命都怜惜——把它放入河中。然而，面对日本鬼子的残暴凶恶，他勇敢地举起了手中的镢头。面对邻居寡妇送上的情爱，他毅然推拒。宁可守着单身寂寞，孤苦伶仃，也不做对不起妻子的事。狗子是刘文扬的好友，他的家庭不同于刘文扬的家庭，条件优越，家境富裕，生活无忧无虑。甚至他还有点游手好闲。狗子过早地偷食了爱情禁果，与本生产队一姑娘长期暗地“相好”。但是，他是一个信守诺言的君子，是一个不负心的男子汉。刘森是一个从旧社会过来的高级知识分子，因为他家庭出身被定为坏人，戴着“帽子”被下放到农村接受改造。他虽然思想僵化、迂腐，但他是一个正直无私、诚实好学、品行端正的人。刘森幼年锦衣玉食、养尊处优，大半生生活在大城市的花花世界里，却洁身自好，未沾染任何恶习，没参加任何党派和团体组织，也不交友。他一生不吸烟、不喝酒，终身守着自己的寂寞和孤独，唯一的嗜好就是读书学习。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农村竟无安身之所，还差点死于亲人之手。

这些人物一个个栩栩如生地向读者走来。

小说还塑造了“姐夫”王顺这个典型的农民形象，读来备感亲切自然。王顺在本村被称为“铁人”。冬天，脚上冻裂了口子用针线缝上；夏天，半夜犯“撒迷症”起完了一猪圈粪，然后躺下继续沉睡。他生活艰难，只能讨别人家咸菜汤当食盐。他个头不高，身体不胖，但能让高山低头，让山石搬家。他脾气火爆，敢从房上跳下去；他心肠善良，没打过老婆一下。他是石匠，会开山凿石；他是泥瓦匠，会盖房垒墙；他懂木工，日常的木工活做得像模像样。他起早贪黑，不怕苦不怕累，一人能顶仨人干活儿。但在那个特殊的时代，依然贫穷。这是农村真实的生活写照，也是那个特殊时期千千万万个农民的真实写照。

篇幅不算太长的小说，既有古代战场的厮杀，又有现代抗日的枪声；

既有久远的民间传说，又有当代真实生活的描述，展露出彭建文把握题材的广度。

《燃烧的红云》中男女主人翁均属正面人物，但作者对他们都有抑有扬。男主人翁刘文扬在爱情上遭受打击后一蹶不振，处事消极，甚至曾想铤而走险，差点儿给家人带来灾难，大学毕业后走上工作岗位，依然是“安守本职，对得起工资”。因为他是一个爱情至上者，竟决定了他是一个不够丰满的人物形象。而兰天绯则不然，她无论身处何种境地，都是积极向上的。逆境时她首先想到的是亲人的安危、父亲的研究成果、恋人的安全，身处绝境时都忘不了唤醒远方的恋人，指引他奋力抗争，走上光明之路。这些表现达到了内外统一，塑造了一个外貌美、心灵美的当代知青形象。

大多数人读小说、看电影，都希望正面人物有一个好的结局，实现传统理念的“大团圆”，这是人性的倾向。但现在中国缺乏的是真正的悲剧，甚至缺乏悲剧的美学。《燃烧的红云》写了悲剧，这不仅是勇敢，也是深刻，它留给我们长久的思索。

我的一个同事也是我的好友，与彭建文是儿时的同学，也是邻居。虽然我和彭建文还未曾谋面，但因志趣相投，且愿意读他的作品，所以欣然作序。

胡 平

（胡平，中国作家协会创作研究部主任、研究员、著名文学评论家）

目 录

第一章	无处话凄凉	1
第二章	争夺	5
第三章	厄运	17
第四章	古镇风云.....	31
第五章	风声	43
第六章	山雨	57
第七章	伤痕	72
第八章	修水库.....	91
第九章	老人与哑巴	104
第十章	激情岁月	122
第十一章	奇情依依竟为谁	139
第十二章	果树园	158
第十三章	姊妹花	173
第十四章	死后将军	192
第十五章	双帽子坏人	206
第十六章	相煎何太急	224
第十七章	做客	240
第十八章	夜逃	263

第十九章	姐夫	280
第二十章	永别	299
第二十一章	狗子	320
第二十二章	炼狱	336
第二十三章	情为何物	353
第二十四章	阴谋	377
第二十五章	最后的情书	406
第二十六章	生命的呼唤	429
后 记		453

第一章 无处话凄凉

二〇〇二年的夏天的一个傍晚，太阳已下山，但热气还没退。学校的家属院里，人们在院子里一边做饭，一边在慢慢等待着什么，也许在等待着自己的丈夫，也许在等待着自己的孩子，也许在等待着热气退下，凉气上来，那样也不至于一边吃饭一边大汗淋漓。

“今晚有一个电视剧要上演。”

“叫什么人来着，好像……”欧阳布珠赶紧凑上来说。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

“对，对，我想起来了，是《不要和陌生人说话》。”欧阳布珠常常是这样，同样看的电视，她连个眉目都记不上来，而当别人脱口而出的时候，她也就想起来了。

“通过序幕，估摸着这个电视剧与爱情有关。”

“爱情是永恒的主题。”

这时候欧阳布珠又插进嘴来：“我怎么感觉是古代的事。”

“也许是吧，再过千八百年，不就变成古代了吗？”有人幽默地说。

说得驴唇不对马嘴，欧阳布珠已习以为常了。

“打开炉子准备做饭吧。”写东西需要有个清静的环境。我躲在屋子里，像孵小鸡一样窝着。耗费着心血，耗费着精力，期望着新的生命出现。思维的信号时常被干扰，尤其是欧阳布珠那不着边际的粗声大噪，中断了我的思路。我有点恼火，但我使劲压抑着，平静地对她说。

“你也有两只爪子，叫我干吗，自己去做呀？”在家庭日常生活里她经常冒出这些话，而且嗓音尖利，火药味很浓。说闲话的人们大概听出了不妙，恐怕要有一场“战争”，纷纷走开，各自回各自的屋去了。

同院住的人们一边聊天，一边做饭，而欧阳布珠却很专注，她历来聊天只聊天，不干别的，当别人不聊了开始吃饭了，她才去做饭。

是的，每个人都长着两只手，不过什么事都有个分工吧，即便是做

饭，我不也常常搭下手？

听到她带着污辱词语的话，我的怒火不由往上蹿。然而，理智又使我发热的头脑降下了温度。想一想脸上的一道道伤痕，虽然过了若许年，但依旧隐隐可见。看看右胳膊上的两处疤痕，有时还在隐隐作痛，身上腿上的齿痕，清晰可见。这就是“战争”留下的创伤。

善良总是吃亏，凶恶次次沾光。

山村的复姓女人，你为什么如此凶悍？

十几年来，家庭的战争不知进行了多少次，而每次欧阳布珠都会殊死地搏斗。像战场上你死我活的敌人，像不共戴天的仇人，敢下狠心，毫不留情。我如果也是如此呢？雷声大，雨点小。欧阳布珠虽不是我爱的人，但她毕竟是我那可爱女儿的妈。俗话说：不看僧面，还要看佛面呢。最多用上三分力气，下二分狠心。而她却用十二分的力气，下十三分狠心。不管是鼻子还是脸，不管是刀子还是锤子，打到哪儿算哪儿，打到什么程度算什么程度，后果不计。

难道进行完这场战争就此“拜拜”，永不相见？

如果真是这样，那是何等的畅快，何等的潇洒，何等的自由轻松呀！

然而，并非如此，用她的话说：“我赖也要赖到你七十八老。”

凶悍的女人啊！你为什么这样无赖？你又为何这样粗野？

人之初，性本善。

难道这就是人的本性？我心里很乱，也很痛苦。每当这时，我脑海里就会出现另一个“她”，那个使我生死相依，相亲相爱的姑娘……

“爸爸……”女儿进家了，一进门看我不高兴的样子就亲热地喊，并扑到我怀里。

看到撒娇的女儿，心里平静了许多，脑海的荧光屏上没有了其他图像。

“不看别的，你不看孩子吗？为了女儿你就忍一忍吧！稀里糊涂就一辈子，干吗认那个真呢？”老娘颤抖的声音又在耳畔响起。

结婚后的十几年里，每当我痛苦不堪的时候，就与老娘谈谈心里的感受，吐吐心里的苦水，说说我的希望和新的打算。然而，老娘的话就如同艰苦岁月里我生了病一样的劝慰：“抗一抗就会好的。”如果说有不同，只是词语的更换，口气和心里的想法是一样的。

这样的劝慰，十几年间老娘不知重复了多少次了。可见我们家庭的“战争”是多么的频繁！我的生活是多么的痛苦不堪啊！

听了老娘这含泪重复了一遍又一遍的劝慰，我的心软了又软，直到今天我的心始终没有硬起来。

爹去世五年了，我再也听不到他老人家的教诲和叹息声了。

老娘也到了古稀之年，怎能忍心违背她老人家的意志，让她伤心呢？

《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开演了。左邻右舍相互通知着。

欧阳布珠也慌慌张张打开电视。我没有心思看电视，但也没有了写作的兴趣，只好闭目养神。

“梅湘南，是梅婷扮演的……”女儿拍着小手叫着。孩子的眼亮，看得准。她已读五年级了。

“嗨，真美哟！”女儿惊叫起来。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无意睁了一下眼睛看到荧光屏……我立即再一次看过去。

“难道是她？”我栗栗而起，在伸手乱抓眼镜的同时，身子摇晃几下，眼前一片漆黑，顿时脑子里一片空白。

当再睁开眼睛时，我却看到输液管小漏斗里的药液像泪珠在大颗大颗地流淌。

“爸爸，你怎么啦？怎么突然晕倒了？”女儿神色惊恐，急切地追问个不停，“爸爸你是不是病了？是什么病？……”

“我没病……别着急……我，我看到电视上……突然……”我支支吾吾向女儿解释。

“死不了！他没病，医生说了：输了这磅液就好了……”欧阳布珠没好气地不知是对女儿说还是冲我说，说完就出去了。

“爸爸你认识电视剧里边的女演员？”女儿扑闪着大眼睛疑惑地问。

“不、不、不认识……”

“我感觉到你也不会认识，人家是大明星、大美女、大腕儿……”女儿纯真的目光里有自信。

“她……是不是姓兰？”

“爸爸，你说那个女主人翁梅湘南？扮演她的大明星姓梅，叫婷。”女儿看我没事，她也欢快起来。

我喃喃自语地：“乍一看，还真像。”

“爸爸，像谁？”女儿好奇地追问个不停，“像你的同学，还是像你的一个什么朋友？还是一个什么熟人？”

“爸爸，爸爸你的童年是怎样度过的？”

“把你的过去给我讲讲好吗？”女儿不停地问这问那。

几天来，我的心情难以平静，夜里常常失眠。电视剧每晚还在连续。

过去的一切一切也像电视剧一样在我脑海的荧光屏上一幕幕慢慢展开……

尽管实际生活比这要长得多。

“你在哪里？兰——天——绯”，我歇斯底里地喊叫起来。

蓦地，我醒来了。张开双眼，黑洞洞的，原来是南柯一梦。心里还在痉挛，喉咙依旧堵塞。

“喊什么喊？满天飞，你还想遍地跑？撒迷症！”欧阳布珠被我的喊声惊醒了。她数落了几句，翻过身又发出了沉重的鼾声。

我忿忿地。

那过去了的又紧紧地拉住了我……

第二章 争夺

十二岁以前的事，大部分都忘记了，只有一些零零碎碎的片断，像初春河里还未完全融化的浮冰块，时隐时现模糊不清地在我脑海里飘动。

也许是天生的愚笨，也许是营养不良造成的智力低下，也许是得过大脑炎的缘故吧。

只记得奶奶的死，办奶奶的丧事，很是热闹。小孩们很喜欢热闹的场面。

奶奶的灵柩停在老家的北房正中间屋子里，紧靠着北墙。灵柩前面放着灵桌，灵桌中央是一碗满满的带着尖的小米干饭，干饭上插着七个打狗棒。打狗棒是高粱秆上捏了一层厚厚的面团，在火上烧烤成糊黑色，样子像小形棒槌，传说是给死者黄泉路上打狗用的。

灵柩在家停三日或七日，是由家里的经济势力所决定的。过去的大家主儿，有钱有势就停七天，并在街里搭上长棚施舍粥饭。

到了六十年代中期，没有停灵七天的，因为七天花销太大，光一千人等吃饭就负担不起。

出殡前，亲属要给死者净脸，断绳然后放打狗棒。所谓净脸就是洗脸，用一小团棉花象征性地沾水拭一下死者的脸。断绳是把死者两只脚上连着的绳子剪断。

给刚刚死去的人穿衣、戴帽、穿鞋，这是丧主家最急忙的事，不然死者身体僵硬后，就难以穿戴整齐了。给死者穿的鞋是两只连在一起的。等于是绑住了死者的脚，死者的灵魂就走不了，出殡时割断连着两只鞋的绳子，死者的魂魄就会随着尸体而走了，因为活着的亲人们已经把心里的话哭诉完毕。

放打狗棒不是随便的，是有说辞的，死者是男的，左手四，右手三；如果是女的，左手三，右手四。这些打狗棒是要放到死者手里的。

除了干饭上插七个打狗棒外，灵桌上还放着干鲜果或面食之类的祭

品。到了第三天，灵桌上的祭品就会再换样，变成了闺女女婿进供的猪头三牲。灵桌上还有一个破碗，碗里放些油，贴碗边用一个棉花条做捻儿，油不能断，灯不能灭。从停尸开始，一直把灵柩抬出村为止。这就是人们常说的照尸灯，灵前的长明灯。

灵桌旁边放一个座儿，一般是一个长者在哪儿坐着，如果有吊丧的人来，院子里会有人高喊：“点纸。”屋子里坐着的长者会马上应和“着啦”。屋里屋外的喊声必须要大要亮，只有这样才显得气派。屋里的长者一边喊一边抓起灵桌上的黄纸（不管多少），在照尸灯上点着，扔在灵桌下边的瓦盆里。跪在两旁的孝子们只要听到长者的“着啦”，就会跪在地上哀嚎。如果孝子们的哭得声音小或无声，人们就会以为孝子们不思念死者，会招来闲话。所以跪在地上的孝子们哀嚎声是声震于耳。即便是到了出殡那天，嗓子嘶哑了，也要声嘶力竭地哀嚎。

前来吊丧的人们行完礼，院子里有人高喊：“还礼”。这时孝子们才止住嚎声，冲吊丧人磕一个头，算是还礼了。

“点纸，着啦”，院里屋内此起彼伏喊声不断。随着喊声的起伏，哀嚎声如海浪阵阵涌来，时起时停。屋里香烟缭绕，纸灰翩翩。爹、大伯、叔叔们脸上泪迹斑斑，娘、大娘、婶子们眼睛红红的，无不沉浸在悲哀之中。

其实，我和堂弟堂兄们也在孝子之列，不过由于我脑子愚笨，不懂事，常和堂弟们出去玩耍。只有遭到爹的训斥的时候，才会不情愿地在灵前老老实实地跪一会儿，装模作样地学大人嚎上两声。一边嚎一边用眼睛偷偷地窥视别人哭嚎的样子，而自己的眼睛红都不红，更别说泪了。只有娘哭的时候，声音悲悲切切，我的鼻子才酸一酸，泪在眶里转一转。

临近中午时，大小灶子上的厨师切菜、配菜炒菜叮叮当当的声音响成一片。拉风箱的也叫上了劲，看谁拉得响，拉得有节奏。打水的也忙乎起来，几个提着水桶穿梭不停。洗菜的，看火的，洗碗筷的各负其责。管事们的扯起嗓子呼这唤那。由于来帮忙的人很多，将院子里的空气搅拌得很热闹。

奶奶是个很了不起的女人。她四十岁时，爷爷就去世了。后来多少日子里爹和娘常念叨这些。

爹排行老二，上有大伯，下有三叔、四叔和五叔，还有一个姑姑，奶奶生了五男一女。

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光这弟兄五个，像梯子档儿一样，从

上到下排列起来就够愁人的。何况将来还要盖房子、娶媳妇？

爷爷在世的时候，还勉强能挑起家庭的重担。可是在他四十岁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这场大病要了他的命，撒手而去了。

奶奶虽然是个女人，但没有被生活的重担压倒，她勇敢地撑起了这片天。

夏天烈日当头，奶奶一个小脚女人，一把镰铲一口井，一拧就是几天，汗湿透了衣衫，眼被汗蛰得睁不开，就用手擦两把。“吱呀呀，吱呀呀，吊上来的柳灌斗，水已撒了五分之一。”倒进垄沟后，流不了多远就被沿途干旱极了的土地吸食去了。接着柳灌斗又被奶奶吊上来，一斗接一斗，水一步推一步，垄沟的水也只好情不愿地往前走，而且还三步一停，五步一歇。

大伯在田里看畦，爹和三叔在家里纺绳经儿。四叔还小，任务是看着刚学会爬的五叔，别爬到炕沿栽下来，别磕着碰着。姑姑比四叔大，是三叔挨肩的，全家人吃饭冲她说。

冬天，大伯赶着驴车拉土拉粪，爹就跟在后面装车卸车。爹那年才十二岁。三叔仍旧纺绳经儿，四叔照看五叔并拾掇家。奶奶和姑姑纺棉花、拐线团、织布及缝缝连连，洗洗涮涮。

一年四季，全家老少没有一个闲人。

奶奶干农活胜过一个好男人，是把好手。过日子也会精打细算。日子逐渐比原先轻松起来。

后来奶奶派爹去外地学徒，跟着四舅姥爷学习做买卖。她虽然大字不识一个，但残酷的现实生活使她明白，光靠几亩地，在土里刨食，即使不吃不喝，五个儿子也很难成家，更甭说买房子置地。

不久，奶奶又让四叔去学徒。四叔虽在奶奶的严厉管教下唯唯诺诺，但早已暗地里加入了共产党。学徒不到一年，就逃走了，参加了八路军。

爹没有四叔的胆量，也没有四叔敏锐的先进思想，最后终于学完徒，自己开了一个店铺，经销麻和麻绳。他没有辜负奶奶的希望。

由于有了点积蓄，奶奶在家里也开了一个小店，也经销麻和麻绳。

没几年，相继大伯娶了大娘，爹娶了母亲，三叔和五叔娶了三婶和五婶。

四叔后来有了音信，于是奶奶就在家给他订下了婚事。家乡解放后，四叔才完婚。

等我长大了点儿，犯了错儿挨打时，爹常常教训说：“你们挨这点儿

打，差远了，我们小时候，无冬无夏就得五更起床，深更半夜才睡，若犯了错儿，你奶奶就用笤帚疙瘩打光屁股，有时楞把笤帚疙瘩打散。不疼吗？疼，就得长心眼儿，记着别犯错……”

我不知道奶奶是怎样的能干，也不知道是怎样的女丈夫，更不知道管教子女是怎样的严厉。因为当我来到世上睁开眼睛看世界，脑子里有记忆的时候，奶奶已是一个不能走路，只能在炕上坐着或躺着的老太太。

随着家庭日子逐渐红火，随着五个儿子相继娶妻生儿育女，奶奶的掌上明珠——姑姑也到了该找婆家的年龄，几经周折，最后选定离古镇二十多里的塔尖庄一户。那家也算有点儿光景，而且姑夫是识文断字的文化人。

姑姑出嫁的那一天，在本村是比较风光的，因为嫁妆甚是丰厚。五个儿子一个女儿，奶奶能亏了这个宝贝女儿吗？

好景不长，到了土地平分的时候，姑父家被定为富农成分。不但在多方面受气，而且还低人一等，姑夫因此抑郁成疾，药罐子不断，生活越来越拮据。

那时奶奶已单过起来，爹和大伯叔叔们都各自独立起来。兄弟四人供奶奶粮食。四叔一家在外，他供奶奶一点儿钱。

奶奶的生活相对来说较富裕。姑姑那边惨淡的家境，她老人家看在眼里疼在心上，因之不断地接济姑姑。

有一次，奶奶做了几双鞋，拿到集市上卖，赚了钱好给姑夫治病。回来时不幸摔倒，折断了右腿。那时医术没现在的高明，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好，就医条件也没有现在这么便利，因此奶奶不能下地走路了，只能在炕上坐着或躺着，一切不能自理。

塔尖庄是个好地方，既产鸭梨又产枣儿。果树下面是花生。到了秋天，姑姑偶尔回娘家一趟，带一些梨、枣儿和花生，我总能尝上几个，（我家分的是老家的南房，奶奶住在四叔家的北房里）其他的堂兄堂妹就很难说了。

直到长大以后，还常常想起姑姑家枣儿、梨和花生，是那么的甜，那么香。

奶奶的灵堂前跪满了孝子，被称为孝子的不只是父亲兄弟五人，还包括他们的媳妇——大娘、婶子和我娘以及我们小一辈的堂兄堂妹堂弟，还有姑姑及我的表兄表妹。

前来吊孝的是男的，就有男孝子们来照应，哭嚎，还礼。如果是女的

前来吊孝，就有女孝子来照应，哭嚎，还礼。

男亲或男友来吊孝，先在灵前哭几声。然后，再站到院子里，等有人高喊“点纸”时，在灵堂跪下磕四个头，女亲或女友来吊孝，是必须先哭一会儿，而后跪拜。男的只哭上一两声，最多也不过三声就完事。而女的哭得时间要长一些。

吊孝的男友在灵前哭的时候，被称为孝子的一定要上前搀扶并劝慰几句，这是孝子们必做的。

至于前来吊孝的人大部分是假哭，干号几声，等孝子上前搀扶，劝慰的话刚说或还没出口，哭的人就止住了声，马上恢复了常态，眼睛虽然挤了一下，但红都不红，更别说眼泪。

我听着，看着好笑，就挤到这些人面前，冲他们做个鬼脸。这些人都明白。有的还伸手拍拍我的头，来掩盖自己尴尬的神态。

这时，我会遭到爹的训斥：“一边去！”

大人们不在时，我和其他的堂兄堂弟就凑在一块儿说：“真逗，干响雷不下雨。”

有的亲友吊孝时，哭得可谓是情真意切，哭得凄凄惨惨，令人动情。只有这时，我们这些小一辈所谓孝子们，才感到了孝子的责任，才产生出一丝丝悲哀，眼睛红一红，泪水在眶里转一转。一会儿的时间，就又把悲伤抛到了九霄云外，集在一起，小声的议论那些前来吊丧的男女。转眼又溜出去看这看那。

好在我们只是一些孩子，大人们谁还在乎呢？

奶奶的灵堂这间屋子是堂屋，比较宽敞。灵床上挺着奶奶的尸体。图案鲜明兰底的衾帐。由于尺寸宽大，把整个尸体盖得严严的，并超出了灵床的四边。奶奶的脸用黄纸盖着。

深秋时节，冷不丁的从窗口或门口窜进一阵冷风，掀起了奶奶脸上的黄纸。几个堂弟堂妹吓得赶紧捂上了眼，跑进东头屋子或西头屋子。只有这时，我才逞“英雄”，不但把躲不藏，还上前把黄纸重新盖在脸上。

第三天，棺材抬到灵前，准备入殓，棺材抬进屋时，几个壮小伙子纷纷说：“好沉重、好沉重，真有分量，还没见过这么好的棺材……”

听爹说，这副棺材是他从外地买回来的。那时，他还外地做买卖，生意还行。爹和大伯一商量，趁手头有点宽松，应该给老母亲买一副好棺木。省得以后抓瞎。于是爹花了上百块大洋才购得了这副好棺木。

按当地的风俗习惯，人过五十就得置好棺木。爹和大伯他们每年都用